

关于噪音问题的线上讨论

讨论日期：2016 年 6 月

主持人：何一杰

参与学者：

郭人瑞 (四川大学 艺术学)

胡易容 (四川大学 传播符号学)

彭佳 (西南民族大学 生态符号学)

饶广祥 (四川大学 传播符号学)

宗争 (成都体育学院 传播符号学)

噪音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公元前 3000 年，《吉尔伽美什》中，上帝为了让人类安静下来，让洪水泛滥；公元前 850 年，荷马描述了战争中的噪音；公元 44 年，凯撒宣布车辆从日出到黄昏前 1 小时，在城区内行驶是违法的；19 世纪，叔本华在《论噪音》中写到“有杰出才智的人对任何形式的扰乱深恶痛绝，因为扰乱转移了或分散了他们的思路，尤其是噪音”；1948 年，法国无线电工程师皮尔·舍费尔上演了噪音音乐会，同年，贝尔实验室的克劳迪·香农出版了《通信的数学原理》。噪音从人类历史文化的源头开始，就一视同仁地打扰着每一个平凡的、伟大的头脑。

从声音的吵闹，到传播的干扰，从物理学到信息论，近百种不同的对象都与噪音这个词产生了联系。“色彩噪音”、“图像噪音”、“宇宙噪音”、“噪音交易”、“广场舞噪音”等等，噪音相关的对象越来越多，相差也越来越远，以至于在面对“噪音是什么”这个不加限定的问题时，只能说，噪音是一个词汇（见米歇尔·希翁《声音》一书）。这个机智的答案看似没有说明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它隐含着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都用“噪音”这个词汇而不是其他，面对不同对象的时候为何会有相似的概念产生？这一点足够引起符号学的注意：噪音问题的背后可能与人类表意文化的特质有关，它建立起了从生理到心理，从个人到社会的一种联系，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路径。

主持人：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几位符号学、传播学、艺术学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噪音这个话题进行线上讨论。噪音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为此，有必要向各位首先请教，您研究的领域是如何看待噪音问题的？

郭人瑞：如果从声音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噪音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物理学上面，超过了人耳能够清楚识别的频率，但是又能被人耳察觉到的声音，这种声音会让人焦躁，烦闷。这种噪音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意义；第二种应该就比较有讨论意义的，非特定环境下不和谐的声音，比如一阵和谐的音乐中间出现的，汽车声，打铃声，或者同样是音乐，但是与本来的乐音不同调不和谐的。

饶广祥：噪音是对传播者要传播的信息的干扰因素，是影响意图实现的因素。就广告传播而言，所有影响广告信息传播的因素都是噪音，比如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媒体上发布的其他广告等。

胡易容：这个问题可以视为噪音日常语义色彩讨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词的词义词源或日常语义来说，是有一定指向性的。它相对于“非噪音”或“信息有效传输”的一个对立概念，它是有一定贬义性，被视为一种干扰。

彭佳：如果将噪音视为一种干扰、影响或者说歧义，它的确应当为视为人类人化的特有现象。从生物符号学的角度而言，动物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实用目的性的（西比奥克认为动物已经具有“前艺术”符号，此处暂且存而不论）。按照 Umwelt 理论的四分行为模式，其对于意义对象的反应可分为“天敌-躲避”、“食物-捕获”、“同伴-寻求”、“无关对象-安全地忽略”的四种范畴。在这样的符号活动过程中，符号主体一旦获得符号意义对象相关品质或者说特征（如虱子感受到了哺乳动物汗液中的酸性物质，雌性鸟类捕捉到雄性鸟类表示求偶的歌声），就会启动相应的符号活动机制，进行反应。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主体不会故意制造歧义或者说噪音。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动物在符号活动中排除噪音的优越能力。雄性松鸡的求偶歌唱和舞蹈相当激烈，它们以此向雌性证明自身充沛的体力。这种符号传输的对象当然是雌性松鸡，同时，作为符号发出者的雄性松鸡，本来也当听到自己的歌声——而事实恰好相反，雄性松鸡在求偶期间会经历暂时性的耳聋（一说是由于神经系统的抑制，一说是由于耳道腺体的膨胀），以保护自己不受干扰，才能持续发出尽量高亢的声音，进行求偶活动。

宗争：将噪音视为“干扰”，则已经预先植入了一种具实用主义倾向的观点，换言之，“噪音”是应该被排除的，或者至少是暂且搁置的。这种观点妨碍了我们去认识噪音。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也就是，“噪音”何以为“噪”？“噪音”之“噪”是

否具有普适性（噪音是否在所有人那里都是噪音）？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的是：噪音之“噪”是一种价值判断，还是一种其他意义或维度上的判断。

我猜测（当然不一定准确），许多关于“噪音”的讨论是在前者的维度上进行的，也就是从“有用/无用”的角度对“噪音”进行判断，这自然牵扯到不太复杂的辩证法，无“正音”“乐音”“谐音”，也就无“噪音”，“噪音”与“正音”“乐音”“谐音”之间，构成一种相互依托，相互构建对方的边界和框架的机制。

“正音”需要“噪音”来陪衬，以凸显它的意义。符号的构建本身就需要差异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全是“正音”“谐音”，而无“杂音”“噪音”，则“正音”“谐音”的符号化无法充分，进一步的衍义会受到阻滞，社会的意义传播就会放缓。乔治·奥威尔的《1984》，“老大哥在看着你”，只有“正音”，不允许“噪音”出现，社会结构就会失衡。我个人则倾向于在后者的意义上进行探讨。

主持人：不论是中文还是西文，噪音最早都与声音有关。为什么“噪音”最早与听觉联系，而没有“噪光”“噪味”？其他感官中也有“噪音”吗？

胡易容：“是否针对听觉”可以理解为——噪音的渠道偏向性，或媒介偏向性。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仍从词源上来说，噪音至少最初是针对听觉的。在汉语词汇中，噪音的“噪”在说文解字中是“群鸟鸣也，从品，在木上”，有3只鸟张开的大嘴巴在树木上，那显然跟声音有关系的。

从语义演化来说，词语在演化和演绎时候自然而然会形成组合。词语会有天然的跨距修辞本恩个，但声音是它们的初度理据。比如说图像最开始是诉诸视觉的，但在词义的演绎过程中，由视觉而逐渐抽象。以致“形象”“心象”不必然是视觉的，这种词义的拓展是非常普遍的。每个词义的拓展仍然包含了差异化的东西是它代表了一种相应的认知模式。

更细节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噪音会比噪光或者噪味有优先性。可以这样理解：从符号的形态与传播过程特征来说，声音是一种最不稳定的符号形态。声音最容易流失、变异，也最容易受到干扰，对声音的干扰最易导致信息接收的混乱。图像或文字等其他空间偏向的媒介，符号形式信息传递的抗干扰更强，噪音也更易排除。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的时间偏移和空间的偏倚说明了一种媒介或者一种符号，它是否具有稳定性。

饶广祥：不错，噪光、噪味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没有用“噪 X”的出现，臭味、开车会车时

的来车方向的远光灯。这些都是噪音的形式，需要进行抽象的表意规律研究。

郭人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称为“噪音”所以特指听觉。至于其他感官，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我想应该就有类似噪音的探讨。另外，在摄影中，有“噪点”的说法，在有的翻译中也就直接翻译为图片的“噪音”，原单词是 noise。所以我觉得噪音在其他感官中的表现和意义，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其是否对构成特定环境下的和谐意义表达有益，无益的就被称为“噪音”或者“噪点”吧。

宗 争：在视觉中并非没有与“噪音”相类似的情况。如果关注点一定，那么对关注点进行遮挡的就是“噪面”（例如在上一个例子中，如果某一个感觉熟悉的面孔被某物遮挡），同时，我们也将对“清晰度”有损的情况称为“噪点”（在摄影、摄像中非常常见），将不完整的物象称为“残像”，将镜面反射光和夜晚不合理强光称为“光污染”。但是相比之下，画面的持存性保证了我们可以改变焦点，也就是改变意识中意向性的趋向，并由此改变意识画面中的焦点/背景。

彭 佳：从渠道而言，听觉是最难以自我关闭的——前文所举的雄性松鸡的例子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只是一个特例。正是由于声音的难以排除，才使得“噪音”成为最突出的“干扰”，成为对“意义干扰”的指涉。

主持人：几位老师都说到了噪音与媒介有关，与人的感知能力有关。那么，噪音与人类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彭 佳：我认为噪音是人类文化所独有的。按照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观点，文化文本之多义性源于语言之多义性，离散性符号与图像性符号在文化符号活动中的互动造就了、生产着这种多义性，它是人类文化多元性的根本——每一次文化符号活动的解释，都是对符号或文本某一方面意义的获取，这也意味着对此“无关”的品质或意义的排除。噪音就是在某次符号活动中被排除的“无关”品质或意义。田晓菲说词话版《金瓶梅》中的道德说教“啰嗦可厌”，损害了整个文本的艺术性，属于噪音，应当加以排除——但是，对于词话版的理想读者、明朝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些诗词说教恐怕是“点睛之笔”，是整个故事的教化寓意所在。因此，文化艺术活动中的噪音，恐怕是因人而异，并且有具体的符号活动语境而定的。

饶广祥：我觉得噪音存在的前提是意图。因此，有意图才能讨论噪音。

宗 争：显然，噪音之“真”不容置疑，它肯定出现，并被感知和接收。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会有“正音”“乐音”“谐音”与“噪音”的区别，意识何以进行这种区分？

尽管并不算恰当,但回到有关视觉问题的探讨上,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听觉问题。在视域中,背景和焦点是可变的。意识的“注意力之光”是焦点和背景转变的原因。在意识将“视域”中某一点(一个红点)或某一部分(画面中的人物)视为对象,也就是“意义”出现之前,并没有局部和整体的区别(此时,还没有价值判断)。但是,意识的意向性趋向不允许事物以这种“感觉杂多”的方式呈现,它不断寻找为对象赋义的可能性,一旦这种趋向变得显明,它也就完成了首次关于对象的赋义行为。当然,此刻的意义还是模糊的,不能清晰表达的。这也就是赵毅衡所说的“形式直观”、康德所谓“统觉”范畴直观、胡塞尔所谓“本质直观”、梅洛-庞蒂所谓“综观”的阶段。

现象成为具体的对象,则或多或少地卷入了经验、体验、回忆层面的模糊诉求。譬如在人群中看到一位熟人,意识首先将图像统摄,其次将人物与环境区分,再次才是在人物中找到某个熟悉的面孔。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画面中的各种物象有程度上的区分,“注意力之光”被意向性所诱发。

我们再回到关于“噪音”的问题,问题会稍稍复杂。声音稍纵即逝,这决定了,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和相关的设备,我们几乎无法通过反复聆听的方式,对复杂的声音中某一段进行聚焦化的处理(画面则可以反复观赏,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声音首先是以混合的方式被感觉器官接收的,并且以“杂多”的方式呈现在意识屏幕上,此即为声音的“现象”。对声音的“经验直观”即声音形象本身,对声音的“先验直观”或“形式直观”,则停留在音高/音低、清晰/模糊、音长/音短等阶段,意识的向度(意向性)并不明朗。在没有经验提供更多的意向性诉求的时候,无所谓正音,也就无所谓噪音。因此,对于噪音的判定,显然牵扯到了经验层面的诉求。

如此,孩子对母亲的声音有反应,动物对天敌的声音有反应,都是因为其卷入了经验的累积和可能产生的效应,它们可以通过“体验”或“学习”来建立、强化、加固,形成所谓的“条件反射”。无论在康德还是胡塞尔那里,“直观”都不是“思维”,“形式直观”只是做好了将声音形象符号化的准备,但它并不能完成声音的符号化。

一旦这种意向性的趋向被建立,噪音就从声音中分离出来,正如“正音”也从中分离出来一样。对孩子而言,在交杂着多重声音的复杂环境中,妈妈的声音变成了正音。汽车的鸣笛声,起初是一种尖而高的声音,能够引起注意,而后才由经验统觉为一种“危险的信号”。因此,声音之被理解为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符号,是直观与复杂的思维活动的结果。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正音”是“可以”以及“可能”被理解的声音形象。反之,“噪音”则是不能被理解,或者阻碍正音理解,或者被阶段性地判断为“不可能”被理

解的声音形象。正音与噪音都是符号，是意识和思维对声音形象符号化的结果。噪音是在“意义”形成之前出现的，但是却是在“意义”形成的过程中被定性为“噪”的。

主持人：罗兰·巴尔特说：“社会希望有意义，但它同时希望这意义周围伴有杂音”，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巴尔特前期认为艺术没有噪音，后期则说“艺术就是噪音”，您如何看待艺术与噪音的关系？

彭佳：意义乃是在“他者”和“自我”的对话中产生的，无有“他者”，“自我”也无法得到确认：这种对话是意义能够得以建立的基础。社会需要“和而不同”，在主流的声音之外，必须有边缘的、不同的声音作为衬托，否则，单音的社会就会陷入僵化，无法向前发展。洛特曼认为文化以动态平衡的符号域为基础，正是如此。而艺术的最大特征之一，正在于它的开放性，它在重复解读中生产出来的多义性。艺术需要多音性、需要“离题”，才能实现其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艺术必须“伴有杂音”：它是所有符号活动中，对话性最强、最为丰富的一种，也是多种声音并存之所在。

饶广祥：杂音无法消除，这是讨论的前提。艺术的无限衍义是让噪音获得合法性地位。因此，个人认为，没有杂音的艺术是空空洞洞的、缺乏持久趣味的。

胡易容：对于文化和艺术研究，要特别警惕噪音概念的预设问题。噪音概念的预设性是一种信息论、效果论、目的论模型，具有机械和物理特性的概念。用来做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是不断的在试错过程中的发展，当你预设一种信息为“正”的时候才具有噪音这一对立概念，但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往往却在一个试错的过程中。换言之，在文化中的正确与错误是相对的，那么噪音也就是相对的。用相对的概念来做绝对的判断和全称判断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艺术无噪音”实际上是指，任何艺术文本的相关信息都能从某个侧面演绎出与这个艺术有关的意义。这也正是本雅明所说灵韵。他与人的不完美性息息相关，而不是那种机械的完美复制。

巴尔特说，社会希望有意义，但他同时希望这一周围伴有杂音。我的理解，“杂音”是社会意义的必要存在条件，而如果把它们称为噪音就置于一种过于明确的倾向性，而具有贬义的特质。这对文化的多元化是不合适的。把语境放到艺术中，简单称为伴有杂音恐怕并不最准确。艺术需要有杂音，乃是艺术需要被自由地演绎，而不是被一种过于定向明晰的物理传输所定向化。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的传播符号学与科学物理信息传输的本质差异。总体而言，噪音是一个原自信息论的概念，用它来研究文化，需要特别警惕，这个概念的固有指向性。可能在研究中需要拓展它的

含义；需要在特定的指向和语境下谈论噪音的问题。因为，文化往往具有康德美学那种形而下的无目的特征。如果取消了明确的目标和向度，噪音就无从谈起了。假设我们将人类的科学进化作为唯一的目标，那么《诗经》或任何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些故事都是噪音，或作为伴随某种目的的次要存在。然而我们都知道这种目的论预设将使得整个文化意义被消解。反过来想，如果把这些东西都作为“噪音”，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化史就是一部相对于特定工具理性目标的“噪音史”——就此而言，文化即噪音。

主持人 :谢谢各位的精彩发言 !各位对噪音问题的思考之深入 ,发散之宽广令人叹服。

如果大家有希望讨论的题目，欢迎到论坛上留言，期待与各位再次相会。